

第五二二册

博物彙編

禽蟲典

鼠部

鼯鼠部

鼯鼠部

貂部

猿猴部

雌部

蒙頰部

獐獐部

獐部

獐部

獐部

彭侯部

猩猩部

狒狒部

畜總

馬部

馬部

允一

允一

允一

允一

允一

允一

允一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三卷目錄

鼠部藝文一

鼯鼠贊

鼯鼠贊

鼯鼠贊

鼯鼠贊

化稻鼠

三戒

鼯鼠賦

却鼠刀銘

鼠賦

白鼠

鼠部藝文二

魏風碩鼠三章

竹蹄

黃鼠

松鼠葡萄畫

錢舜舉碩鼠圖

飢鼠行

鼠部紀事

鼠部雜錄

鼠部外編



晉郭璞

前人

前人

魏盧元明

唐陸龜蒙

柳宗元

宋蘇軾

前人

明桑悅

徐渭

朱蘇軾

元許有壬

貢性之

鄧文原

明龔詡

禽蟲典第八十三卷

鼠部藝文一

鼯鼠贊

有鼠豹彩厥號爲鼯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

雅業遂盛

鼯鼠贊

小鼠曰鼯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譴惟明

微乎其覺

鼯鼠贊

五能之鼠技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駕集詩人歌之

無食我粒

鼯鼠賦

鼯實排虛巢居穴處惟飲噉於山澤悉潛決於林簾

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矧乃微蟲垂羣異侶千紀而

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並不足

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鄰蟠冢或飲河以求

飽腹或噉煙而游森森然今者之所論出於人豕之

壁孔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於翫賞脂肉不

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徒

稱仙而被譴其爲狀也憺憺咀吁離離睽睽似麥

穰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

瀝乃有老者羸體疥癩偏多姦計衆中無敢託社忌

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寬或尋繩而下或自

地高躋登機緣櫃邊犀動帝切初終朝轟轟竟夕是

以詩人爲辭實云其碩盜干湯之珍俎傾甕斃之香

澤傷纖領之斜製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

湯爲之被謫亦有間居之士倦游之客絕慶弔以養

異素攢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蕭清房櫳虛寂爾以羣

鼠乘間東西擲擲或牀上捋髭或戶間出額貌甚舒

服情無畏惕又傾其黨與欣欣奕奕故覆箱奩騰踐

茵席共相侮慢時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

何益

化稻鼠

唐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日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

月常時于坳沮如者埃壘空勃耀機支派者入屏履

無所汗農民轉遠流漸潤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

然救^{集作}渴不暇僅得乾折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

羣鼠夜出嚙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盧守板擊毆而

駭之不能勝若^{集作}官督戶責云食者有刑當是而

賦索愈急棘束械榜捶木肌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

禮曰迎貓爲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

之審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一作}歟國語曰

吳蟹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風與蟹更伺其時而効其

力歟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

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况^{集作}乎上招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

流離轉徙聚而爲盜幾何哉春秋螽蟴生大有年皆

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

其災於是乎記

三戒 錄一

柳宗元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

神也因愛鼠不畜貓又禁僅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
忒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
室無完器施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人彘行夜則竊鬻鬻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慈如故其人曰
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
貓圍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
是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點鼠賦

朱蘇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
燭之有囊中空寥寥聲聲聲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見
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
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
其鬼耶覆而出之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
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點也閉於囊中囊堅而不可穴
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
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符麟役萬物而君
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免於處女鳥
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女
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不一於女而二於
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
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
一之患也言出於女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覺使
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却鼠刀銘

前人

野人有刀不愛遺予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
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

畜之無害暴點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
終夕宰宰吐詞不去啖嚙棗栗掀盆舐缶去不遺粒
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捷捷猾
忽不可執吾刀入門一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
畫出羣關相視雖行舞於端門與主雜居貓見不噬
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漿水致前
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
爲凜以驚夫貓警猛晝巡夜伺拳腰耳目不及顧
鬚搖於穴走赴如驚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
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逆
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論是亦何勞

鼠賦

明桑悅

桑子出倅龍城眇焉驛旅斜日沉山離羣索處酸風
撼屋以長鳴苦雨滴簷而似語各妻孥於一方違君
親於萬里澹孤燈而將影抱百憂以延佇梁間壁孔
忽然有聲肅肅谷谷呦呦嚶嚶儼若號哀悽然啼嬰
是羣鼠之變性豈畸人之可聽須臾就枕結陣雜沓
轟屏震案偷餐浪暖溫馬渡合羅而胡騎嘶啾啾王尋
敗昆陽而人畜蹂躪使我寢焉而驚夢焉而愕隍中
不迷難尋列子之鹿園內未經奚化莊周之蝶嗚呼
噫嘻爾生何爲噲煙戴爾雅之篇穴處紀禹貢之書
翻覆攪黃山谷之夜眠戴冠兆霍子孟之族誅會子
將歌而莫搏淮南輕舉而被驅所以其形甚微詩詠
其碩春秋紀異牛角被食子瞻謂之曰黠元明名之
曰劇危俠客之是中枉飛鵠之受嚇還徙不常今古
共惡壞末某物柳子厚文之慶戒穿公家墻于公異
宣於露布是非吾行之獨遭乃爾所行之有素生育

甚繁羽鱗間化渴何妨今飲河巢可憎今託社款蒙
貴之莫尋倖活禱之無價誅之不可勝誅縱之亦何
所顧藉也邪吾將收視返聽兌塞聰明穴隙重熏衣
箭半局自治嚴密外物執櫻小非大患衆亦難勝無
可奈何付之冥冥

白鼠

徐渭

聞爾食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縹而爲白
獨不聞胡粉之晶晶今始黝於鉛黑

鼠部藝文二

魏風碩鼠三章

民困於食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未號

竹師
野人獻竹師腰腹大如盎自言道傍得來不費置網
鳴夷讓員滑混沌漸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攀
蓬人自驚蹶問若兒脫襪念此微陋質刀几安足枉
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祇掌

黃鼠
北產推珍味南來怯陋容瓠肥宜不武人拱若爲恭
發掘憐倉獮招徠或水攻君毋急盤饌幸自不穿墻

松鼠葡萄書
賈性之

猿似獨猴捷似猱栗稍走過又松梢紫荷若使知滋味一日能來一百遭

錢舜舉碩鼠圖

鄧文原

禾黍連雲待歲功爾曹竊食素餐同平生食點終何用看取人間五技窮

飢鼠行

明龔詡

燈火乍息初入更飢鼠出穴啾啾鳴囁書翻盆復倒窶使我頻驚不成夢狸奴徒爾誇街蟬但知飽食終夜眠癡兒計拙真可笑布被萊頭學貓叫

鼠部紀事

莊子天道篇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趄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春秋成公七年春王正月獸鼠食郊牛角故卜牛獸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為城統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神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

孔叢子記義儒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

者孰識諸會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會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會子曰嗟乎夫子瑟聲始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人以會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鵪鶉子知之乎夫鵪鶉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鵪鶉得腐鼠鵪鶉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買曰欲買朴乎鄭買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

淮南子人間訓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貴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修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史記李斯傳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

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漢書張湯傳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窟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楊惲傳惲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箋數者也

五行志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為巢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焉焚巢殺子之異也天象仍見甚可畏也一日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

西京雜記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飭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斛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斛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

博物彙編禽蟲典第八十三卷鼠部

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

後漢書五行志注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

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

河南府志靈臺光武所築望雲物處也高二丈方二

十步世祖嘗宴於此得鼯鼠於臺上身如豹文煒煒

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郎官竇攸曰此名鼯鼠見爾

雅考之果然乃賜絹百丈

侯鯖錄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

它州縣瞻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為政

一流雖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

之所見敢不以聞

魏志臧洪傳洪領青州袁紹圍之糧盡掘鼠為食

鄧哀王冲傳冲字倉舒五六歲有成人之智時軍國

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

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

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

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

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

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見衣在側尚

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

吳志孫亮傳注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

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

投傷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傷器入問曰此器

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耶吏

叩頭曰彼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官席有數不敢與亮

晉書五行志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

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

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

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何日適欲中鼠入須臾

復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

應我復何道言絕顯厥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

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為比周故

鼠作變也

世說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注蕭廣濟孝子傳曰

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驅鼠

晉書五行志太康四年會稽彭基及蟹皆化為鼠甚

衆復大食稻為災

淳于智傳智字叔平有恩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

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

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

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

鼠伏死手前

宋書符瑞志晉惠帝永嘉元年五月白鼠見東宮皇

太子獲以獻

晉中興書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

家避難於魯國嶧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

野鼠蟄燕而食之

搜神後記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

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

推之
語林簡文為撫軍時坐牀上生塵不聽左右拂去見
鼠行跡視以為嘉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殺之撫軍

謂曰無乃不可

異苑晉隆安中高惠清為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

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瘧疾數日而亡

晉南陽趙侯少好諸異術姿形悴陋長不滿數尺侯

有白米為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

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盜者令

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米在焉

劉毅討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殺妻郭美送與元遂寵

擅諸姬有身及元郭邪還遂產一兒一鼠殺怒殺兒

鼠走枯莽中其後郭病死方斂鼠忽來跳入棺內

泰州記乞伏乾歸未移袍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

諸小鼠各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隄二水悉至袍罕

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宋書五行志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

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

明年大饑

南齊書符瑞志建元二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

末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

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

杜京產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

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

謫仙不知所終

金樓子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

得十籃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本紀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
學常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
梁四公記梁天監中有蜀閬觀杰執鵠仇齊四公謁

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匝而絨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真諸青蒲申命闕公撰著對曰聖人布卦依象辨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已時闕公舉帝卦掛占置於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而見噬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何校滅耳因是盜復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於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皆無中者未啓闕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陰類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斂必死既見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闕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姪三子

隋書五行志陳頌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易飛候曰鼠無故羣君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而國亡

魏書靈徵志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溫家有白鼠以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剖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四年三月上幸西宮獲白鼠一八月御府民張安獲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檣嶺山獲白鼠一平城獲白鼠三六月平城獲白鼠二八月豫章王襲獲白鼠一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鼠一以獻

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鼠

太延二年八月雁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

盧元傳盧敏弟昶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請外祿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答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誠比者災氣作沴恆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

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微謹敢布庸謚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尸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頽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逼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

閉竄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驚恒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食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誠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使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獻詰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謹置之於朝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數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

靈徵志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西陽雜俎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北齊書李瑱傳瑱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

唐書崔義元傳義元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賊黃君漢為密守柏崖義元見羣鼠

第五二二冊 之三葉

渡河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元為司馬
五行志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占曰鼠無故皆盡去邑有兵

貞觀十三年建州鼠害稼

舊唐書蜀寶國傳蜀寶貞觀十六年遣使獻特鼠豚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唐書五行志貞觀二十一年渝州鼠害稼

顯慶三年長孫無忌第有大鼠見於庭月餘出入無常後忽然死

龍朔元年十一月洛州貓鼠同處鼠隱伏象盜竊貓職捕鼠而反與鼠同象司盜者廢職容姦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哀天綱傳天綱子客師亦傳其術為虞機令高宗置一鼠于匱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路敬淳傳敬淳生恭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死後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久之還衛令位中書舍人

王孝傑傳孝傑為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為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為虜所乘軍潰

孝傑墮谷死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五行志景雲中有蛇鼠鬪于右威衛營東街槐樹蛇為鼠所傷鬪者兵象

景龍元年基州鼠害稼

朝野僉載嶺南僚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嘖嘖而行以筴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萬為羣

天寶元年十月魏郡貓鼠同乳同乳者甚于同處集異志李林甫有疾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平日所用書囊忽覺書囊重于平日開視之有二鼠出投于地即變為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林甫取弓射之隱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開府元龜乾元元年七月庚寅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奏東京上陽西金華門外仗舍下見白鼠穴穿之得天子信寶一枚皆篆書背上雕刻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相盤以為帝德廣運乾道降祥璿圖未昌坤維耀寶請宣示朝廷詔曰我國家卜代悠久歷數無疆明神降休靈貺斯格昌符兆發寶印呈祥皇帝之徽號既彰天子之鴻名又信斯寶累聖致感上元垂裕豈朕薄德所敢當仁卿國之大臣獲斯嘉瑞光我盛禮何慶如之

唐書五行志乾元三年六月昏西北有青氣三鼠妖盧藏用傳藏用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

坐驚服
開府元龜大曆三年九月宣州獲白鼠三獻之
八年七月戊戌內侍省獲白鼠一出示百僚十月丁卯鳳翔府獲白鼠獻之
九年七月丁酉廬州獲白鼠二獻之
十二年六月癸未苑內獲白鼠一出示百寮
舊唐書五行志大曆十三年六月戊戌隴右汧源縣軍士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害節度使朱泚寵之以獻宰相常率百寮拜表賀中書舍人崔祐甫曰此物之失性也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迎貓為食田鼠也然貓之食鼠載在祀典以其能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何異吏法不動觸邪疆吏不勤扞敵據禮部式錄三瑞無貓不食鼠之日以此稱慶理所未詳以劉向五行傳言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境無失微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為害帝深然之
開府元龜貞元十二年六月京兆府進白鼠
十五年五月庚寅韓潭進白鼠
酉陽雜俎成式會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蠶尤甚坐客乃競微蠶擊鼠事多至百餘條
田在實布之子也太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鴿鵲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唐書五行志太和三年成都貓鼠同乳
開成四年江西鼠害稼
咸通十二年正月汾州孝義縣民家鼠多街蒿獨巢

樹上鼠穴居去穴登木賤人將貴之象

玉泉子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書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

雲仙雜記王侍中家堂前有鼠從地出其穴即生李樹花實俱好此鼠精李也

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于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異國邑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實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翊嫁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焚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坐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坐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忍也

桂苑叢談僖宗末廣陵有窮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人見其好飲絕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蓋自量其得所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旂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

矣或無所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日遇大雪詣樂而求飲親主事者曰云既已督損即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物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會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絕不知何故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軍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為絕粒耳

唐書五行志乾符三年秋河東諸州多鼠穴屋壞衣三月止鼠盜也天戒若曰將有盜矣

乾寧末陝州有蛇鼠關於西門之內蛇死而鼠亡去括異志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就田畔斷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唐書地理志隴右道蘭州金城郡土貢鼯鼠鼠稽神錄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糜碎再用後為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

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

宋史五行志建隆元年夏相金均房商五州鼠食苗二年五月商州鼠食苗乾德五年九月金州鼠食苗

太平興國七年十月岳州鼠害稼

揮塵前錄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來上云初高昌獅子王避暑於北庭邀延德至其北庭北庭川長廣數千里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鸛鷺禽捕食之

儀真縣志宋杜鎬初入試未判題忽見大鼠銜書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于正義中出三題由是取中

東坡志林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境內太白山至靈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宋史神宗本紀仁宗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官祥光照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避暑錄話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家世舊聞楚公使遼歸攜所得鼠至京師先君言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脂甚畏日偶為隙光所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鼠一爵投之旋即糜爛然遼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

澠水燕談錄契丹國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火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不可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年虜使常攜至京

烹以進御今朝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

畫境錄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畢亦密賜羊羖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風也虜中上供佛善糜物如猪獐若以一齋置十斤肉鼎即使糜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虜傳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購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前帳問之某等皆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六年清遠翁源真陽三縣鼠食稼千萬為羣時廣東久旱凡羽鱗皆化為鼠有獲鼠於田者腹猶蛇文漁者夜設網旦視皆鼠自夏徂秋為患數月方息歲為饑近風妖也

乾道九年隆興府鼠千萬為羣害稼

淳熙五年八月淮東通秦楚高郵黑鼠食禾既歲大饑時江陵府郭外羣鼠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為車馬踐死者不可勝計踰三月乃息

紹熙四年饒州民家二小鼠食牛角三徙牛牢不覓角穿肉瘡以驚近風妖也

慶元元年六月鄱陽縣民家一貓帶數十鼠行止息皆同如母子相哺者民殺貓而鼠舐其血鼠象盜貓職捕而反相與同處司盜廢職之象也與唐龍朔洛州貓虎同占

墨莊漫錄高郵禪居寺僧因技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祛疑說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羣聚久之遣去亦能祛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久相與處察其動靜悉非呪法每欲呼鼠又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

春渚紀聞孫道人不如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為人和易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蓄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為戲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丁無見也

馬自然傳馬湘字自然遊常州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即呼鼠有一大者趨近塔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屋穴牆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若叩搥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

雲煙過眼錄省濟鎮撫所藏古瑠玉盤螭尤奇一螭角上有一小鼠殊不可曉或名云太虛鼠

癸辛雜識吊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為白衣男子所據來則痛飲然後其寢帟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牀下既而果來擁婦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蹻捷如飛因逆刃搶殺之墮地化為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

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眶蓋北人以兩男子共狎一妓則呼為姨夫故以為戲云耳音

元史伯顏傳伯顏令軍士有捕塔刺不歡之獸而食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輩至京師帝笑曰伯顏以邊地寒軍士無衣欲易吾綰帛耳遂賜以衣按本草謂曰土撥鼠象古

五行志至正二十年慶陽延安寧安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鵝卵化生既成牝牡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

吳中故語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至勤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為元帥以長圍圍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糞履下之枯革以食

懸笥瑣探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貊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貊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貊鼠貊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猓獸皮中有石虎者似貓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貊文豈所謂貊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嘗聞余大父言昔中年一元旦曾于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為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知泰來之賀邪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大父晚年子孫蕃衍家事從容至老康健壽享八十九歲可謂吉慶矣因以此事問前輩乃云常於雜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狼恭鼠拱主大吉慶必有陰德所致而然

未齋雜言東西南北客常遊乎盱江之上曾有曾氏者夜聞貓吼甚急燭之爲鼠嚙其尾也嘆曰貓去鼠者也野生者必迎諸蜡社家畜者必藉以稻稊蓋不輕也故上焉者能辟鼠次焉者能捕鼠下焉者或與鼠同眠今此貓乃爲鼠嚙其尾則貓非其貓而鼠非其鼠矣昔者蘇文忠公得劍槩之餘尚可却鼠何斯貓之負人乃爾然則鼠可却乎曰大而驅龍蛇小而除蛙蠅之事載在周書

鼠部雜錄

易經晉九四晉如鼫鼠貞厲義本不中不正以竊高位食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全大厚齋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說卦艮爲鼠義正取其止人家也全大吳氏曰謂前剛也詩經召南行露章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注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鄭風相鼠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鼠有齒人而無止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按小序刺無禮也幽風七月章穹窒熏鼠注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小雅斯干章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迎貓爲其食田鼠也古諺欲投鼠而忌器社稷不灌屋鼠不薰文子上德篇腐鼠在昨燒薰于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

莊子逍遙遊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齊物論鴟鵂鴞鼠

應帝王篇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會二蟲之無知

墨子非儒篇其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入焉以爲實在則患甚矣荀子解蔽篇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

商子農戰篇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翼矣

越絕書申胥曰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志吳矣

易林彖生如飭鼠舞庭堂

田鼠野雞意常欲逃拘制籠檻不得動搖

怒非其願因物有遷食妬腐鼠而呼鴞焉

三狸搏鼠遮過前後死於園城不得脫走

鼠聚生恠爲我患悔

牧羊逐兔使魚捕鼠任非其人卒歲无功

貧鬼守門日破我盆毀鼠傷經空虛无子

焚魚銅斗張何夜鼠

販鼠賣龜利少無謀難以得家

外樓野鼠與雄雉爲伍瘵瘵不息即去其室

韓詩外傳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

患夫社鼠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藉于外

入託于社灌之恐壞牆櫨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

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

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

淮南子原道訓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愈滋

說林訓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注動發也發則得鼠

魚食已菽而死鼠食之而肥新序驛驛駭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鼯也

論衡累害篇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汚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御之飯同一實也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日子水也其禽鼠也午火也其禽馬也火爲水所

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日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水勝火鼠何不逐

馬獼猴者畏鼠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

鹽鐵論家鼠嚙狸

蹕路旃不益錦綈之實

博物志春秋書鼯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

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體也

抱朴子廣譬篇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膏

舉則下有聚死之蟲

蚊集鴈首則鴈鵠不敢啄鼠往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西京雜記物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

鼠未屠者亦為璞

地鏡圖青土地為女人黃金之見為火及為白鼠酉陽雜俎鼠食鹽則身輕

人夜臥無故失髻者鼠妖也

江中小魚化為螳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雲仙雜記山中寅日稱社君者鼠也

續博物志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至環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遍身如蠟兩同書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鶴自鼠為而驚不與鼠匹理所異耳

譚子化書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數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

物類相感志蒼石菖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酒之荷花梗塞鼠穴自去

兼明書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鼠頭似兔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

明日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為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即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即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夢溪筆談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龜狸皆紀實也龜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為珍膳味如

狔子而脆

蠡海集鼠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為陰陽之始終龜之前後爪亦同於鼠故為陰陽之大用或曰鼠前四後五四時五行也龜前五後四五湖四海也

祕閣閑話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

芥隱筆記史記灌夫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後漢鄧訓傳首施兩端鼠性首西羌傳亦云首施兩端

真臘風土記鼠有大如貓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絕類新生小兒

華川卮辭火鼠不知熟與生俱化故也

蒙泉雜言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註疏曰一鳥一鼠共為雄雌同穴而處山因得名朱蔡仲默傳以為怪誕不經不足信也予皮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厓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皆入

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同孔說蓋蔡說據理天下亦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野客叢談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其後如崔倕劉士元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

武帝賜絹百疋余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實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實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疋詔公卿子弟就故學爾雅是

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須神爵實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羣虞三輔決錄亦謂實攸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為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不知乃螻蛄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為螻蛄一名碩鼠易管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並為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為鼯鼠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為飛生與諸說不同

周易稽疑管如鼯鼠貞厲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鼯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二三四互艮象鼠九陽為大鼠本卑指為螻蛄項本菴以土狗言皆非田家雜占圖墜上野鼠爬池主有水必到所爬處方止

鼠咬麥苗主不見收咬稻苗亦然側在根下主並下米貴衛在洞口主米貴

鼠咬人幘頭帽子衫領主得財喜百日內至半夜前作數錢聲者主招財吉

鼠狼來窟其家必長吉

凡見鼠立主大吉慶

鼠其臭可惡白日銜尾成行而出主雨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鼠部外編

香案廣劉偉道學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十萬斤巨石風嚙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

珍珠船長房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不淨鼠自悔一月三易腸

幽明錄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大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臾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市雇十擔水來鼠已逆知之云止飲水澆取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曰吾上屋居奈我何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為商賈閉其戶謂鼠曰汝欲我富耳今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靈寶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絕遂大富

佛國記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乃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即化作白鼠嚙其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即劈裂生入地獄

異苑前廢帝景和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雨南隴夜有大鼠形如狔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牀角奴慙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璣置奴牀

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呂慶祖率狗野獵暫過遂嚙殺之

窮怪錄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廚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即無所見及閉戶即依然聞此數句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君家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丘曰但釘於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說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廚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于北壁乃竟絕

王度古鏡記度弟勔得鏡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效勔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勔因過之丹命祕承人指勔停處勔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敬連設榻為主禮勔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妝術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妝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勔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窻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窻牖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勔曰妝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勔拔窻牖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色白並于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

廣異記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陷于祿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游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冢葬畢送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一門遇害

河東記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園舍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佃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乃鼠也

稽神錄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衣褐來謁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其處獲白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為建州刺史嘗晝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

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嘆叱須臾坐中皆笑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洞微志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未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啓爲贊仁得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蓬樅夜話柳倚小逆旅余因月黑漫投之先有豬頰長髯幅巾據案者旁二客佐飲雄談大劇無復顧忌縷數天下津要百貨所殖疊臺若觀又臧否京輦百司非刺時宰每一激烈輒一拍案相與引滿鯨吸既醉慢罵呼主人曰我鷄鳴時當出有行李寄樓母令人所窺主人唯唯謹余念必江湖大俠一夜快其談吐迨曉登樓無所有惟血剝狼鼠皮一竿倚柱而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八十四卷目錄

鼯鼠部彙考

鼯鼠圖

爾雅釋鼠

本草綱目集解音主治

鼯鼠部紀事

鼯鼠部彙考

鼯鼠圖

爾雅釋鳥

山海經北山經

爾雅翼

本草綱目釋名集解氣味主治發明

鼯鼠部藝文

耳鼠贊

飛鼠贊

鼯鼠贊

鼯鼠部紀事

鼯鼠部雜錄

貂部彙考

貂圖

遁甲開山圖赤貂

埤雅

爾雅翼

本草綱目釋名集解肉氣味毛皮主治

貂部藝文一

謝東宮賁貂蟬啓

梁元帝

華貂賦序

貂部藝文二

陵祀歸得賜煖耳詩和方石韻

明李東陽

賜貂紀事用福清少師韻

貂部紀事

貂部雜錄

禽蟲典第八十四卷

鼯鼠部彙考

釋名

小鼯

隱鼠

鼯鼠圖



爾雅

釋獸

鼯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鼯

註鼯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爲物殘賊

也身如鼠有長鬚而賊害於物秦人呼爲小鼯

本草綱目

集解

陶弘景註鼯鼠曰諸山林中有獸大如水牛形似猪灰赤色下脚似象胷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鈍亦名隱鼠人取食之肉亦似牛多以作脯乃云是鼠王其精溺一滴落地輒成一鼠災年則多出也陳藏器曰此是獸類非鼠之儔大如牛而前脚短皮入鞞轡用莊子所謂鼯鼠飲河不過滿腹者陶言是鼠王精滴成鼠逼訪山人無其說亦不能土中行此乃妄說陶誤信爾蘇頌曰鼯鼠出滄州及胡中似牛而鼠首黑足大者千斤多伏於水又能堰水放沫彼人食其肉李時珍曰按異物志云鼯鼠頭脚似鼠口銳蒼色大如水牛而畏狗見則主水災晉書云宣城郡出隱鼠大如牛形似鼠脚類象而蹄毛灰赤色胷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鈍金樓子云晉寧縣境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牛時出山遊毛落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耗梁書云倭國有山鼠如牛又有大蛇能吞之據此則隱鼠非無而陶說有本諸家闕之太甚者未深攷耳又爾雅云鼯身似鼠而馬蹄長鬚而賊一歲千斤秦人謂之小鼯者即此物也

青主治

陶弘景曰痔瘻惡瘡

鼠部紀事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類象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郎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梁書東夷傳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

獸

鼯鼠部彙考

釋名

鼯鼠

爾雅

耳鼠

山海經

飛鼠

爾雅

鼯鼠

爾雅

夷由

爾雅

飛生

爾雅

鳴

爾雅

鼯鼠圖



爾雅

釋鳥

鼯鼠夷由

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頰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鼯鼠一名夷由

山海經

北山經

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尾而兔首麋身其音如啍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食之不豚又可以禦百毒郭曰尾或作髯豚大腹也見裨倉音米 任臣案即鼯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暗夜行飛其形翅聯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神農經謂之鼯鼠禽經謂之鳩爾雅謂之夷由劉子曰飛鼯甘煙走獲美鐵別錄稱鼯鼠狀如蝙蝠爾雅注言鼯鼠狀如小狐經稱耳鼠兔首麋身雖所喻不同其實一也又博物志鼠之最小者謂之耳鼠邢昺以為鼯

鼠也非此

爾雅翼

鼯

鼯與伏翼皆鼠類而爾雅在釋鳥中以有肉翼也鼯狀如小狐鼠大率如服翼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色蒼艾腹下黃喙頰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好暗夜行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東吳諸郡皆有之又謂之梧風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技能皆有窮極也鼯既飛走且乳故將婉者持其皮毛則易生今鼯鼠來近人處夜鳴人輒忌之以為旁里富有死者伏聽其聲以為能得所呼死者之名云一名夷由一名鼯又名飛鼠又名鼯鼠詳其性乃食烟火獨為不可曉然西域復有火鼠有烈火中人取其毛緝之號火浣布此又何也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按許慎說文云鼯飛走且乳之鳥也故字從鳥又名飛生本經從鼠以形似也此物肉翅連尾飛不能上易至礪壁故謂之鼯

集解

別錄曰鼯鼠生山都平谷陶弘景曰此鼠即鼯鼠飛生鳥也狀如蝙蝠大如鴟鵂毛紫色暗夜行飛人取其皮毛與產婦持之令易生蘇頌曰今湖嶺山中多有之南人見之多以為怪寇宗奭曰關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俱向下飛不能致遠人捕取皮為暖帽李時

珍曰按郭氏註爾雅云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四足翅尾項脊毛背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色喙頰雜白色脚短爪長尾長三尺許飛而乳子子即隨母后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性喜夜鳴山海經云耳鼠狀如鼠兔首麋身以其尾飛食之不豚可禦百毒即此也其形翅聯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生嶺南者好食龍眼

氣味

微溫有毒

主治

本經曰墮胎令易產

發明

蘇頌曰人取其皮毛與產婦臨蓐時持之令兒易生而小品方乃入服藥用飛生一枚槐子故弩箭羽各十四枚合搗丸梧子大以酒服二丸即易產也李時珍曰鼯能飛而且產故寢其皮懷其爪皆能催生其性相感也濟生方治難產金液丸用其腹下毛為丸服之

鼯鼠部藝文

耳鼠贊

晉郭璞

鼯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

飛鼠贊

前人

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翮然皆騰用無常所惟神是馮

鼯鼠贊

前人

鼯之為鼠食煙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藉孕婦

人為大任

鼯鼠部紀事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欸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爰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鄰幾雜志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林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鷗莫有識者有自西山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而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

鼯鼠部雜錄

新論殊好篇飛鼯甘煙
西溪叢語上林賦蜚鳴史記作蠅漢書作鶡郭璞音誅神農本草作鼯鼠音麻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

貂部彙考

釋名

栗鼠

爾雅鼠

松狗

本草綱目

貂圖



遁甲開山圖

赤貂

霍山南岳其獸多赤貂

埤雅

貂

貂亦鼠類縟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取以爲帽得風則煖其毛拂面如焰朔地苦寒人以其皮溫額後代效之因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至漢因焉加以附蟬爲文侍中挿左常侍挿右應劭漢官儀云金取堅剛百鍊而不耗蟬取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其色紫蔚而不耀太元曰狐貉之毛躬之賊此言以表自累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乎說曰貂或謂之毛自召也

爾雅翼

貂

貂鼠屬大而黃黑好在木上亦謂之栗鼠其尾特大漢之侍中常侍武冠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始於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以爲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以爲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采潤而文采不彰灼而胡廣以爲北方寒涼本以皮暖額附施於冠遂成首飾則廣之說是也今高麗有貂帽豹裘冬溫夏涼利以入水纔出岸振迅之則乾雪著其上則消又北方往往黃塵眯人眼以袖拭目則塵去古亦以爲裘趙王賁蘇秦貂裘黃金使

說秦王破關中之橫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是亦起於趙也傳曰貂不足狗尾續言貴賤之不同貂實鼠類故其字又作貽作鼠說文出胡丁零國今人謂之貂零恐以此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

本草綱目

釋名

李時珍曰貂亦作貽羅願云此鼠好食栗及松皮夷人呼爲栗鼠松狗

集解

李時珍曰按許慎說文云貂鼠屬大而黃黑色出丁零國今遼東高麗及女直韃靼諸國皆有之其鼠大如獾而尾粗其毛深寸許紫黑色蔚而不耀用皮爲裘帽風領寒月服之得風更暖著水不濡得雪即消拂面如焰拭眯即出亦奇物也惟近火則毛易脫漢制侍中冠金璫飾首前插貂尾加以附蟬取其內勁而外溫毛帶黃色者爲黃貂白色者爲銀貂

肉氣味

甘平無毒

毛皮主治

李時珍曰塵沙眯目以裘袖拭之即去

貂部藝文一

謝東宮賁貂蟬啓

梁元帝

挹婁之義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貂之賜非開暖額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輝允南之貌

華貂賦

陳江總

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耀毛采之溫柔拜文槐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宏撒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蔑置醴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思隆諒維鷄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

貂部藝文二

詩 陵祀歸得賜煖耳詩和方石韻四首

明李東陽

烏紗市上透涼颺一髮君恩力未辭狐煖宮貂同日常冒寒郊馬有人騎耳聞明主如絲詔心似窮民挾纊時明向玉階還再拜羔羊重續退公詩

又

輕華弄日暖含颺短髮蒙茸亂不辭狐掩敝裘慚並價馬驚寒影怯初騎寧同趙服隨胡制不似齊冠汁